

【实录】

找牙记

□孙晓明

那天凌晨，从我睡觉的屋来到另外一个房间母亲的床前，发现母亲满口假牙的下牙没有了。翻了翻床边，一时找不到。等到7点多，母亲该起床了，一套流程下来，又继续找牙，从上到下一层层翻找，直到床底，扩展至周围，仍不见踪影。难道母亲吞咽下去了？实在不可能。难道落到哪个缝隙里了？继续翻找，连被子里层都摸了，没有啊。这时的我有点“上头”，但确信假牙“跑”不了。

等到在其他房间转了一圈回来，猛然发现假牙在母亲的脖子后面，原来是母亲咳嗽时把假牙吐了出来，慢慢滑到了衣领后面。

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病已经五六年了，这样的插曲之前也曾出现过。照顾老人的活，真可谓一项不轻快的“系统工程”。

母亲今年85岁，她的老是断崖式的，我和弟弟眼看着她一天天变老，最早出现的症状是经常忘事。她清晨逛家门口的菜市场，买了菜，却忘记了菜名，我让她指认，启发她说出菜名，还经常给她念叨加比划：“鸡一腿一菇”“圆一葱”“山一药”，逗她说出全名，她有时急眼说：我知道，不告诉你，你说叫啥名？

楼下小院内的无花果树结果了，她嚷着让弟弟爬树去摘，说鸟老偷吃，可她忘记了那叫什么果子，我就让她念叨五遍“无花果”，她嘴上背诵，却不服气，说我：你这孩子不咋样！

自从母亲连续摔了两跤后，她的左腿就不能动了，只能整日坐着，从此我和弟弟就上了居家照顾母亲的路。两个大男人伺候母亲，一开始真是手忙脚乱，一会儿尿了，一会儿拉了，一会儿吃药没吃进去，一会儿吃得合适吐了，甚至晚上睡觉时掉下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把心静下来，仔细观察母亲的表情和点滴变化，我和弟弟边干边摸索。到现在，我已练就伺候母亲吃穿的“全武行”，就连晚上母亲咳嗽一声，我在睡梦中都能听到，立马披衣起身来到母亲床前。现在母亲的饮食和作息极有规律，而且吃的样数多、营养搭配丰富，这主要是弟弟的功劳，他是自由职业者，一日三餐主要是他给母亲调理。

有时我给母亲喂饭时，就想起“反哺”这个词。随着年龄增大，更加体会到亲情的可贵，最怕是欲养而亲不在。我曾写过几句打油诗，“您那微驼的身躯，不曾有往日的律动；您那花白的头发，不曾有昔日的飘逸；您那瞬间单蹦词语的遗忘，不曾有过往连贯的唠叨。”这就是昔日嘴里哼着歌、蹦蹦跳跳的母亲，和今日之母亲的画像。

久久不能忘怀的是母亲疼爱孩子的眼神。小时候，家住糕点厂的平房，我上学时母亲每每要送出大门，目送我走出很远很远。从平房住进楼房，我从高中一直到上中专，再后来工作、娶妻生子，母亲还是老习惯，总说我看着你走，不让送就瞪大眼从凉台上目送。有时送出大门，看着我走出很远，我回身挥手让她回去，母子俩依依不舍，好多时候转过头去我就流下了眼泪。母亲啊，你常说从年轻时就不喜欢看小孩，你从十四五岁就只身一人出来工作，出生几个月就失去了母亲，嘴上很硬、倔强、倔强的您，其实心底柔软无比。

从小到大，很少见母亲哭，记忆犹新的是1982年我领到中专入学通知书后，母亲领着我到姥姥家报信，当走到离姥姥家不远的地方，碰到了老街坊，母亲对人家说，孩子考上菏泽粮校了。说着，泪水从她眼眶里流了出来。

如今的母亲已经不能走路了，只能坐着，以前的事基本都忘了，语言也含混不清。即使这样，她仍然有一辈子不服输的劲头。我问，你能站起来吗？能走吗？她蹦出一个字：“能。”当我走时，我说：妈妈，再见。她回答得很清楚，还跟我招手。

当我离开里屋，隔着门窗向里看时，我忽然想起那些年，每次我离开家，母亲都送出楼下大门，目送我走出很远很远。这时，我和当年一样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泰安人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）

【世相】

“电子”关怀

□雨娃

王同学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从去年夏天起突然喜欢在群里发言了，每天一早雷打不动往群里发早安问候语。他第一天在群里问候大家时，还有几个同学出来回应，到后来就只剩下刘同学一个人回应他了。记得上学时他俩关系一般，也没见两个人一起玩过，没想到却在群里成了好朋友，王同学发一段问候的话，刘同学便回复“谢谢”。有时刘同学也学王同学，从网上复制一段“鸡汤语”粘贴到群里，他们一个逗哏一个捧哏，俩“显眼包”每天都在群里露面。我不堪其扰，把那个群的聊天信息折叠了。

我和王同学上学时没啥交集，他个子高，坐教室最后一排，我个儿矮，坐前排。他给我的印象是憨厚老实，不爱说话，但善良，爱帮助别人；虽然学习成绩不好，但上课从不捣乱。一次放学，班里一位女同学的自行车后轮胎被扎了，正推着瘪了胎的自行车往家走，王同学对她说，这不能硬推，会把内胎也碾轧坏了。他让女同学骑着自已的车子回家，然后扛起她的车子，去离我们学校3里远的邮局门口修车铺补胎，第二天给她骑回了学校。

毕业后虽然一直没有联系，但也从别的同学那里了解到王同学的一些情况。听说他学了厨师，在省城一家饭店打工，后来他结了婚，一家人也都生活在省城。

但我对刘同学的印象可不怎么好，上学时他调皮捣蛋，自习课上老说话，我那时是班级学习兼纪律委员，经常把他的行为汇报给老师，真是烦得够够的。他毕业后在服装城卖童装，我们偶遇过几次，也只限于打声招呼，不等寒暄便匆忙离开了。

一次陪同事去给孩子买衣服，逛到了刘同学的店。同事相中了一套童装，刘同学很给我面子，低于批发价卖给了她。那次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掏出手机，加了他的微信。后来刘同学告诉我，王同学去年不幸患癌，工作也丢了，每天往群里发问候信息那阵子，正是他手术后化疗的时候。发群里的这些话，他都是在网上找的时候，但也是那时的真实想法，“我去看过他一次，他说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，就想跟每一个认识的人都问好。化疗反应很大，他心里非常恐惧，怕自己挺不过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”

我懊悔不已，早知实情，我肯定不会折叠群聊的。我问刘同学是怎么得知王同学患癌的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他不是话痨，见他突然跑群里问候大家，我怕冷了场才赶紧出来打招呼，有个回应。在群里互动几次后，他私下加我微信，通过聊天我知道了他的情况。最初的半年里，我差不多每晚都和他聊一会儿，宽宽他的心。”刘同学还说，“化疗结束后，他身体恢复得不错，春节过后，又找了家公司上班了。他不让我告诉其他人，我也就没跟大家说此事。”

我感慨说，幸亏你每次都在同学群里回应王同学，给他宽慰，否则他每天问候大家却得不到回应，该多伤心呀。刘同学笑着说，同学们都忙，能理解。再说我也没做啥实际的事情，只是给了王同学一点点“电子”关怀，举手之劳而已。

刘同学让我看他的手机，我发现王同学发的朋友圈他都点赞留评，王同学给他留言，他也必回复。刘同学说，他做生意起早贪黑，没太多时间常去看望王同学，也只能通过微信表示一下自己的关心。看到了，点个赞，回应一下，不过顺手的事，希望他不要感觉到冷落，给他一点力所能及的温暖。

回到家后，我打开同学群，细读被我折叠了的那些群聊，感慨万千。

（本文作者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记忆】

那抹蜂蜜的甜

□宫玉河

世界上，如果用一种物化的东西来表达甜，很多人会选择蜜。每当看到蜜蜂，遇到“甜蜜”这些字词，我就想起几十年前第一次尝到蜂蜜时那难忘的感受。

那些年，农村还是生产队大集体时代。母亲每天随着生产队上工的铛铛声集合上工，工分是早晨2分，上午、下午各4分，一天的工分是10分。即便如此，我们家还得“倒贴钱”。因为分配粮食是“人七劳三”，我有两个妹妹，父亲教书，母亲即便天天上工，也不能抵消分配方式带来的逆差。记得最多的一年，我家倒贴给生产队70元，母亲心疼得嘟囔了好久。

现在看70元不算啥，可那时候，父亲一个月的工资36.5元，何况还要补贴爷爷奶奶。奶奶常年卧病在炕，爷爷给生产队喂牲口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哥哥在读高中。一家人长年累月吃的是玉米饼子、窝窝头、地瓜干，吃馍馍的机会很少。院里有几个咸菜缸，水萝卜、胡萝卜和蔓菁常年泡在盐水里，吃时捞出来切成条佐餐。有一阵子，看着一家人龇牙咧嘴、难以下咽的玉米饼子和窝窝头，母亲想出了一个创意：把玉米饼子或窝窝头捏碎，浇上玉米粥，再撒上油盐。果然，在油盐的诱惑下，在玉米粥的黏合下，主食不再“食之不得下咽”了。

那时能吃到的水果是极少的，绝没有现在这么花样繁多，我知道的水果有苹果、梨，可也很少吃到。村北有片盐碱地，长满了红荆条，红荆条间还有几棵杜梨树，树干粗大，像是有年头了。每年春天，杜梨树开满小白花，秋天结满土黄色的杜梨。我们便爬上去，摘些杜梨，尝一下，虽然酸涩得倒牙，还是忍不住这别样的刺激，咀嚼几下，把那有限的汁水咽下去。有经验的，摘下后带回家，放在粮食缸里捂两天催熟再食，于是，酸涩变成了甜溜溜，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享受。

其他水果吃不到，瓜倒是没少吃。有两年，生产队在洛北干渠北侧种了几亩西瓜，母亲被安排负责西瓜地的种养。每天，她处理好田里的活儿，会拔草带回家，我有时去接她，顺便也能吃个西瓜。那两年，西瓜没少吃，那是我感觉最甜的东西，尤其是起沙的西瓜，那鲜红的瓜瓤，咬一口，美极了。

有时也能吃到糖，最多的是水果糖，还有一种长条软糖，叫“高粱饴”。起初，对“饴”字不认识，看着里边有个“台”，干脆叫“高粱台”吧。高粱饴甜度不高，但块大、绵软而香，也是大人小孩喜欢的。不知这个糖为啥有“高粱”二字，高粱能做糖吗？那时只是在脑海里疑惑了一下就过去了。

我家东邻是付义大爷，西邻是付星大爷，不知他两家是商量好了咋的，竟然都养了蜜蜂。

由于是近邻，经常出入他们两家借用东西，每次看到那跟大鸡窝一样的蜂房外飞进飞出，嗡嗡嗡嗡的蜜蜂，我就格外小心，生怕惹着它们来蜇我。其实，这些家养蜜蜂从来没蜇过我，倒是一次在地里拔草时，一只黄黄的蜜蜂忽然落在我的眼皮上，立马一阵剧烈扎心的疼，把我疼哭了，随即用手拍打，蜜蜂掉落在地。在旁边一起拔草的芹——西邻家付星大爷的小女儿，赶紧跑过来，扒着我的眼皮，小心地拔除了那根还不时收缩根部的毒刺，又用手给我挤出已经渗透到眼皮里的毒液。疼减轻了不少，可眼皮还是肿了起来，把我的一只眼弄得只剩了一条缝。

芹比我大一岁，个子不高，圆脸，心地善良，平时也没有过多少交流，只是近邻的关系。那次，芹给我挤完毒液，帮我把筐里筐外的草整理好，给我挎到肩膀上，说：“别拔了，咱回家吧。”我就跟着她一块回家了。

母亲看我那肿眼皮，知道是被蜂子蜇了，赶紧用凉水泡了毛巾给我擦抹，给我挤了挤，又出来些血和清液，感觉不那么疼了。我跟娘说“饿了”，娘踩到里间屋的凳子上，从高悬的篮子里掏出一块卷子递给我，我接过来，一边吃一边出门去玩了。

“快过来，我给你抹上蜜再吃。”刚出门，芹也溜达出来了，看我抱着一块卷子，招呼我。我把卷子递给她，她转身进院，很快就出来了，我看到卷子被掰开了一道缝，缝隙间似乎有黄晶晶的浓稠液体。

“快吃吧，可甜啦！”芹递给我。我把卷子往嘴里填去，咬一口，哇，真甜啊！不但甜，还香呢！那是我第一次吃蜜，而且是被蜂子蜇过后。一时间，从没品味过的甜，甜透了我的心，这种甜是瓜果梨桃的甜没法比的。随之，我的心里也醉醉的，忽然对芹有了一种微妙的感觉……

1983年，我去了省城上学。有一次回家，母亲说，芹嫁人了，是铁道南大马庄的。从那以后，没再见过芹。

5年前，芹的母亲93岁高龄去世。前年，芹的父亲97岁高龄驾鹤西归。这两次，我想着或许会遇到芹，遗憾的是，只遇到她姐姐一次，简单聊了几句。

虽然过去几十年了，可芹当年带给我的那一抹蜂蜜的甜，一直珍藏在我心里。也许她早就忘记了这件事，可我没有忘记，永远不会忘记……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高级政工师，供职于农行德州分行）